

# 道義相期與詩何以教：濂洛風雅的閨門異響

## ——關於《思復堂遺詩》校箋本

秦燕春

《思復堂遺詩》是唐君毅（1909-1978）先生的母親陳卓仙（字大任，1887-1964）的傳世詩集。唐君毅 1973 年為《思復堂遺詩》影印本所作序中。有謂：

吾母常稱溫柔敦厚為詩教，于古人之詩，喜道及陶之意境與杜之性情，未嘗以摹擬雕飾為詩也。吾稍知學問，初皆由吾父母之教。顧吾為學，偏向知解。及今年已垂老，方漸知詩禮樂之教，為教之至極；亦不敢於慈親之作，妄作評論。唯當今之世，人倫道喪，本溫柔敦厚之旨以為詩者，蓋不多見。則吾母之遺詩，亦當為關心世教之大雅君子所不廢。<sup>1</sup>

陳卓仙雖然名不稱於當世，學止出於自修：直到與唐君毅之父唐迪風（1886-1931）結婚後，方得就學于其父親陳勉之執教的成都淑行女校。婚後除有兩年時間任職簡陽女子師範教師、重慶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圖書館管理員和女生訓育員及短期負責敬業學院女生訓導之外，餘皆盡瘁於操勞家務，教子成人。卻天賦高尚、向道心切，這一志趣在其傳世詩集中有充分體現。唐君毅稱其母之詩的“至性過人”，原本就是歐陽漸（竟無，1871-1943）為陳卓仙詩集所作題序中的評價。歐陽竟無且直接以“蜀中奇女子”屬陳，“能詩”之外，對其德行評價更高，所謂“能詩以才調見長者奚足望其項背。夫人之德古所難及”。因為教子有方，“佳嗣如君毅能學聖學”，其風儀可以“直接孟母之賢，豈陶母歐母之所能毗”，認為陳詩“悲天憫人而不礙其樂天知命”。<sup>2</sup>

唐君毅之父唐迪風曾是辛亥革命後四川最早的報紙《國民公報》的主筆。後則輾轉於當地幾所中學以及成都大學、四川大學、華西大學等處任教。又與友人彭雲生、蒙文通（1894-1968）、吳碧柳等一起創辦敬業學院，唐被推為院長，教授國文、宋明理學及諸子課程。唐迪風生前並沒有顯赫的仕途，或文壇的高地，相反，在彼時蜀地，他的行事發言似乎還頗受非議，有狂者側目之謂，但在真正瞭解他的人，卻道是“蜀中學問之正，未有過鐵風者矣”，“直截透闢近象山，艱苦實踐近二曲”，“通道篤而自知明”<sup>3</sup>：

<sup>1</sup> 《思復堂遺詩》，唐君毅序，台灣：學生書局，1977年。亦見《唐君毅全集》第36卷《親人著述》，《思復堂遺詩》編後記，第206頁，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sup>2</sup> 《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108頁。

<sup>3</sup> 分見《吳碧柳與鄧紹勤》，（彭舉）《〈孟子大義〉跋》，（魏時珍）《民國三十三年重航行日記》，《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12、84、103頁。

其言多直致，不作步驟，不尚分析。其言多渾而警，足以使頹者起立也。……迪風論學，重心得。當群學競炫之時，若無一長可見；而時出一言，根極理要，足使博辯者廢然。<sup>4</sup>

近世蜀學巨擘蒙文通先生，也在《儒學五論·論墨學源流與儒墨匯合》中再三致意：“故友唐迪風氏……以墨書證墨派，唐氏之說，最為得之”、“余即申唐氏之說，論墨學之流，以辨俞孫之未諦”、“惜良友雲歿，安得以此論起而質之”、“是所以盡唐氏之義，願質於世之為墨學者”。<sup>5</sup>有此，則友人身後“夫天未欲治，太息失真儒”的挽詩，就非是應酬語。<sup>6</sup>歐陽竟無曾在唐迪風身後用重肅的筆致為他撰寫《墓誌銘》，清晰記得唐氏初來內學院就學的场景：

民國十四年，支那內學院建法相大學，先三日，宜賓唐煥字鐵風者至。坐定，呈志情急，口吃，至於流涕。予已為之動。釋奠之日，遍拜大眾，懺訴生平，則涕泗交並，一時大眾悚然。<sup>7</sup>

唐君毅在《〈孟子大義〉重刊記及先父行述》中曾說“吾父于儒者之學，亦蓋初不相契…及華西大學時，嘗出題，命學生曆舉孔子之失云云。民國九年，……而其學遽變”<sup>8</sup>，這應該就是唐氏如上“遍拜大眾，懺訴生平”的主要原因了。有此學術轉身，方才有了陳卓仙記憶中這樣的丈夫：

吾君每言及孔孟學術垂絕，輒感慨歎歎。毅然以振起斯文自任，並以此教學子，授課時常常披肝裂肺，大聲疾呼，痛哭流涕。其苦心孤詣，吾常為君拭淚。因以“徒勞精力，於人無補”之言勸君。君曰：倘能喚醒一人，算一人。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吾非智者，唯恐失人。吾不得已也。<sup>9</sup>

唐迪風選擇在民九（1920年）“其學遽變”，“頌孔孟朱陸於舉世不喜之時”，<sup>10</sup>與日後唐君毅堅持在鐵幕邊緣保中國文化一線微命，一生堅持“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的文化悲

<sup>4</sup> 刘咸（火斤）（鉴泉）《唐迪风别传》，《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9、10页。据唐君毅回忆，梁漱溟自谓“去成都，唯欲至诸葛武侯祠堂，及鉴泉先生读书处”（《〈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第15页），其风仪可想。

<sup>5</sup> 氏著《〈墨子〉书备三墨之学》，转引自《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94-96页。

<sup>6</sup> 彭云生（举）《辛未旅燕杂诗第六十八首》，《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102页。

<sup>7</sup> 欧阳竟无《唐迪风墓志铭》，《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7页。

<sup>8</sup> 唐君毅《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14页。

<sup>9</sup> 陈卓仙《祭迪风文》，《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153页。

<sup>10</sup> 刘咸（火斤）《唐迪风别传》，《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9页。

願，有著類似鮮明的歷史抉擇意味。

唐迪風非常愛惜自己性情灑脫、詩才高超的妻子，徑以“逸妻”稱之，親自督導其讀書向學，對妻子不僅有日常的體貼，情緒的關切，最為難得的是，秉承情性之教的大傳統，他們追求的夫妻之境是“道義相期人”，在陳卓仙詩作《秋夜兩首》，《和吳伯慧見寄原韻》中，均有此成句。唐迪風去世之後，妻子在《五月十日周年致祭三首》之一中感念丈夫，依然出之以“道義”。在祭文當中，陳卓仙將這種夫妻之間“道義相期”的關係描繪的更為具體：

憶君語我有雲：學非求功利也，盡其在己而已。我習焉不察，凡所為，莫不與君背馳。及其弊端百出，君凡引為己咎，自責其過，而我仍長惡不悛。君又以《涵泳篇》等置我側，更親磨墨裁紙，令我鈔書，意我游心於此以紓積弊。<sup>11</sup>

陳卓仙的齋名“思復堂”，便是唐迪風為妻子所取。吾以觀復，以爭剝復，在在都是基於情性養成與德行歷練的殷殷厚望。

唐迪風英年早逝，陳卓仙在動盪的年代能一人撐持家庭，兒女皆人格健全，立身無愧，其中尤以唐君毅最為出眾。唐君實晚年撰文嘗稱古人以有賢父兄為可貴，唐家有之。對於母親，唐家子女感恩戴德。唐君毅說他與妹弟諸人身處塞北天南，但骨肉之情一體無間，皆拜母親遺教所賜。而在陳卓仙，她一定願意承認，這更是拜她“猶如師友”的早逝的夫君的遺教所賜。她在唐迪風逝後能夠獨持眾雛，不能不說得力於她對丈夫“感君子之誠兮，繼道續之綿綿。求仁而得仁兮，余又何怨乎天”的學志的體認。

雖然陳卓仙很早就辭去教職，全身心相夫教子。但唐迪風面對“婦才”可以“助氣使壯”（楊度語）。<sup>12</sup>閨房之中有此熱血鐵風，她是被鼓勵著可以關心世事、悲憫人天，不必淹沒在柴米油鹽的瑣屑之中的。《思復堂遺詩》多有超越家居生活而關注廣大世界者。抗戰時期一些詩篇中則充滿家國之恨。她也常常流露對生命去來等終極問題的探索，頗有哲思的理趣。她的日常生涯徑直是“供奉才完兒睡穩，布衣浣濯燦明霞。閑來展讀象山集，默默無言解得耶”。<sup>13</sup>行至人生暮年精神世界也絲毫未見頹唐，而是以儒釋同調人溺己溺的同體大悲、因果昭昭當斷必斷的無差別智，教導兒女、兒媳。

<sup>11</sup> 陳卓仙《祭迪風文》，《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152頁。

<sup>12</sup> 筆者不由要想起湘中才女楊莊的遭際。并非鐵板一塊的傳統呈露的面目的確不能盡是美善，此中因果業力累累相牽。我們正不可因其表象，而否認其真理。

<sup>13</sup> 《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181，182頁。

陳卓仙自稱“早年失學，未諳文藝”並非全為自謙語。兼之撫育子女，護養家庭，戰亂頻仍，幾經流離，存世《思復堂遺詩》就嚴格的詩歌藝術言之，並非全為精品，質樸清新之外，亦難免簡易草率處。但其以純正的理學風味而出一鄉曲女子手筆，不能不說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極為別致的景觀。《思復堂遺詩》不僅以鮮活裕如的姿態證明了中國“詩教”傳統的真實存在、中國傳統女性生存空間的別開生面，更具體直觀展現了在日常倫理中踐行盡性成德的訴求並非虛妄。值此“新文化運動”百年之期，這本詩集無疑可以成為當下反思和認識古典中國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極好樣本。

《思復堂遺詩》自 1973 年臺北學生書局唐君毅手訂影印本之後，1990 年臺灣版《唐君毅全集》與 2016 年內地版《唐君毅全集》均曾以“親人著述”的形式加以收錄。但這三個版本不僅迭相襲用，而且自其問世之初，即基本沒有經過細緻整理，編年模糊，句讀錯誤多處見及，詩作內文也沒有任何形式的注疏說明。箋注本針對詩集重新考證編年，校訂錯訛，針對現代讀者的情況，對難懂字詞與引用典故逐一箋注。並將唐迪風、唐君毅、唐至中（唐君毅二妹，《思復堂遺詩》影印本的整理者與抄寫者）三人為數不多的古體詩詞作品作為附錄收入，以明此“詩何以教”與“道義相期”傳統的淵源與流布。